

永恒的思念

◎蒋春昇

1月18日是大姨唐松琴逝世一周年纪念日。一年前,94岁的大姨因病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从此,她那温暖的笑容和慈祥的目光只能留在我的回忆里。

20世纪50年代,是新中国成立初期,那时国家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,以促进人口增长和劳动力的发展。在那个时期,积极响应国家政策,生育多个孩子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大姨家有六个儿女,这在当时实属不易。大姨和姨夫辛勤劳作,为了抚养这六个孩子,付出了巨大努力。在那个艰苦年代,物资匮乏,生活贫困,大姨一家人过得相当拮据。大姨和姨夫从未放弃,他们起早贪黑,辛勤劳作,为的就是让子女能吃饱穿暖,健康成长。大姨的勤劳精神感染了我,让我明白了付出和坚持的重要性。

儿时,我最喜欢去大姨家,翻过凤塔桥(后改为起凤桥)就到了她家。因为表兄妹们与我年纪相仿,大家有共同语言,乐于在一起玩耍。每次去大姨家,她都会倾其所有,用珍贵的面粉、大葱和盐掺和起来,为我们摊烧饼吃。大姨摊出的烧饼外焦里嫩,口感十分美味。那浓郁的葱香和面香混合在一起,让人陶醉。在那个年代,能吃到喷喷香的烧饼,无疑是一种奢侈享受,给我带来了无尽欢愉。

我的大姨,不仅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亲人,也是促成我美好姻缘的牵线人。大姨用她细致的观察力和独到的眼光,为我找到了一个与我心意相通的人。在她的牵线下,我和我的伴侣相识、相知、相爱,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每当回想起这段缘分时,我心中都充满了对大姨的感激。

去年1月20日是大姨出殡的日子,原本应该是庄重而肃穆的场合,却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,变得异常忙碌和紧张。由于负责殡葬的人手不足,现场竟无人为大姨的遗体告别仪式主持。在这关键时刻,表妹突然找到了我,希望我能担任这个临时主持人。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,虽然没有思想准备,但作为家族的一员,能在这个时刻为大姨送行,也是一份特别的亲情和责任。于是,我手持话筒,尽可能地保持镇定,用简单庄严的话语完成了整个仪式流程,让大姨走得安心,为大家带来了一份力量和温暖。

大姨虽离开了我们,但她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会继续传承她的美德,将她的关爱传递给更多人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我怀着感激和思念的心情默默祈祷:大姨,愿您在天堂安息,我们会永远怀念您!



做伴

◎黄平华

根在“五星”

◎倪志量

老母亲快要整一百岁了,模样却像才八十多。要说毛病,主要是听力不佳。除此之外,身体其他部位都还能正常运转。作为健康长寿的老者,母亲最令人称羡的是记忆力。她至今依然乐于向儿孙们讲述她一生的经历,包括八九十年前的事。她叙述得有条有理,有声有色,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。

如今的崇川区天生港镇街道五星村十九组,是母亲的衣胞之地。五星村位于唐闸镇北侧,东傍通扬运河,西与国庆村毗连,北边河对岸是名载地方志的镇海关帝庙。如今这里,碧水蓝天,麦苗儿青,油菜花黄,美得令人陶醉,村民安居乐业。可在过去,这是一块破败凋零的土地。192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,母亲出生,外婆家不是喜得千金,而是多了张吃饭的嘴,难上加难。童年的母亲,缺吃少穿,小小年纪就得跟羊草篮子结伴,根本不可能跨进学校大门。

母亲与父亲的结合是黄连配苦瓜。我们倪家祖居冯家园,是个小小的自然村,地处陈桥原育爱小学的北边,两地相距七八百米的样子。倪家世代在土地上刨食,闲时也纺纱织布。我是长子,下有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,子女多负担重,父母省吃俭用。圈里有猪,但我们难得尝肉味;窝里养羊,为的是筹措儿子的学费。母亲出手大方的事是智力投资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,全民炼钢,下乡支农,我是平潮中学初二年级早出晚归的走读生。一件大事陡然发生,这年秋天动工开挖九圩港运河,这是南通水利史上的大工程,但我们冯家园却将沉没在河水里。舍小家为大家,这道理我当然懂,可我更愁的是往后读书难:隔着滔滔大河,走读不可行。其他的办法呢,家里支撑不了,难啊……

真诚感谢五星村,尤其是五星村十一队,在我们居无定所时,敞开了胸怀,使我们家有了栖身之地,也让我得以转学到了市二中,虽仍是走读,但路程近得可在中午回家吃上热饭菜。不过,这对于父母来说,绝对是第二次创业,不仅要解决住的问题——新搭的毛竹房子就是我们的新家,而且要面对谋生问题:十一队是蔬菜队,习惯了种麦植棉的父母,人到中年必须再当小学生。但父母高兴啊,因为在十一

队挣工分,就是挣花花绿绿的钞票,队里卖蔬菜有收入,也月月有兑现。父母很快都成了工分尖子户。在大饥荒年月,我们十一队得天独厚,社员们像城里人一样,月月定量供应粮食。票证时期,无票寸步难行,指甲般大小的煤球票,更是十一队家家户户的特权。啼饥号寒的岁月里,十一队人太幸福了,怎能不说五星村十一队好啊。

1960年,我初中毕业,班主任吴老师见我成绩好、年龄小,两次劝我读高中考大学。但中专学校免学费,包吃包住早就业,吸引力实在太大了。不是我胸无大志,而是必须面对现实,双亲务农,实在无法承担四个孩子同时读书。心仪的南京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我。感恩我的父母,也难忘“五星”对我的恩情。

在南京求学期间,我每一天都满怀喜悦,灿烂的前程激励我发奋用功。可又很突然,一声惊雷,砸碎了我的读书梦,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,我们学校中专部在1962年夏天奉命停办。农村生源下放回乡,“加强农业第一线”,而同座的城市同学可以继续学业。虽说不服气,但是得服从。好在,还是有“五星”在,等着我回来。

拆迁户是移栽的树,经不起狂风大浪,生根开花需要过程。我是回乡的学生,除正当青春以外,一无所有。当下谋生最要紧,父亲说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。这就要说到队里来的女会计了,她是工业干校结业后分配到十一队的,父母都是退休工人,家境好。感谢命运让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。她不嫌弃我家穷,我俩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我也开始跟她二哥学修自行车。

巧的是,她是“五星”人,娘家距我外婆老家也不远,老一辈人都相识。因此,说我是“五星”的女婿,完全正确。我出生在冯家园,但冯家园沉到水里了,最初的根,没了,所以说我是“五星”人也对,户口簿是证明。总之,“五星”就是我的根,我的母亲、我的妻子生于此,我的脚几乎一辈子踩在“五星”的土地上。

青壮年时期,我是胜利综合社的员工。唐闸疏航桥车行,是港闸公路上的修车服务点,两小间破草房坐落在五星村八队地界上,是店,也是我的

家。修车是蹲着干的苦活计,总是满手油污,全年无休,最恨冬天修补轮胎,双手必须泡在冰冷的水盆里。我在辛苦中挣钱。我快乐,修车养活了我一家。当时,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,数量多,服务需求多。我做事认真,待客和善,收费合理,深受欢迎。我深爱五星村八队马路边上的小草房,她锻炼了我,也造就了我。我不菲的退休金里有她的贡献。哪怕后来因好口碑加上“文化人”,我在1980年被上调到胜利公社(后改为闸西乡)工作,此后又被提拔为部门负责人。

我的两个儿子,生在20世纪60年代。没有静静的产院,爷爷奶奶搭在十一队的毛竹房子,就是他们的出生地。他们是土生土长的“五星”人,小时候在这块土地上追逐嬉戏,吃过奶奶种的番茄,啃过地里的甜瓜。我重视教育,教子甚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20世纪80年代激烈的升学竞争中,他们榜上有名。长子学成后回到家乡工作,是市级机关的处级干部。小儿子一路读到博士,现在是在上海工作的大学教授。南通的新鲜事,他比我早知道,情系家乡,溢于言表。

我的大孙子,是在南通大医院的产房里出生的。都说隔代亲,爷爷奶奶的怀抱,是他最亲热的床。他喜欢的那辆童车,车轮上沾着“五星”的土。他那张用打气筒为无胎童车充气的彩色照片,童真童趣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三十而立,大孙子如今在家乡献热发光。小孙子在上海出生,前几年到美国留学,我为之高兴。家书抵万金,离别赠言更重要,思来想去,我说了四个字:不做外人。我语重心长地解释这里面包含的两层意思:一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,根在中国;二是留学,重点是学,学技术、学本领,要努力成为有专长的行家里手,把“外”字抛到太平洋里去。

中华儿女,足迹遍天下,伟大的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根。而我们倪家的根,永远在“五星”。冯家园沉在水底的根,只是我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,子孙们见不到,更摸不着。将来,当我快辞别这个世界时,我的遗言应该是:子孙们永远牢记,“五星”是倪家的根,我们要让“五星”永放光芒。